



特 稿

救世新教《大學證釋》之 《大學》改本研究 ②

鍾雲鶯

(接上期)

民國初年，中華民族正處於內憂外患之時，戰亂頻頻，民不遑生。就宗教的角度，實乃「末世」來臨（註8），是以扶鸞作品的出現，乃象徵著民間教派實踐「末世救劫」的具體作法，藉著闡述聖人之言，以達其渡人濟世的本心。而因這些著作乃天上仙佛神靈之言，故具有宗教的神聖性，是故信仰者以恭敬不違之心看待，更突顯其宗教經典的神聖地位（註9）。

以宗教的角度詮釋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這是民國以來時有的現象（註10），並視此二書為修道必備的宗教聖典，故而許多詮釋學庸之作紛紛興起；再者，根據救世新教「訓條」第十三條言：「凡大學、中庸所揭櫫之學說，須深究其要旨」（註11），可見他們對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的重視，故而以扶鸞儀式為二書作註。但是，這些由民間社會所註解的作品，在目前學術界研究儒家經典注疏之學時較被忽視，而本文則是藉由《大學證釋》所闡述的思想意蘊，探討民間教派如何解讀《大學》，也可藉此了解民間社會對於《大學》的認識。在

此必須說明者，本文的重心在於探討民間教派如何詮釋《大學》，故較著重於其所闡釋的義理思想，至於救世新教的歷史背景，則將不是本文的撰述重心。

就目前所見這本書的出版處有：臺灣紅卍字會臺灣分會、江海善書流通處、嘉義玉珍書局，這三處所出版的，都屬於同一版的影印版出書，較接近原版；近有陳吉明將此書重新整理編輯，於民國八十二年付梓臺北三德出版社，而本文所採用的則是嘉義玉珍書局的版本。

貳、《大學證釋》對《大學》的段落安排

以扶鸞的宗教形式著書，可說是《大學證釋》最主要的特色，在其書目中詳列臨壇的聖賢仙佛，計有：宗主（孚聖）呂岳即呂純陽、至聖孔子、復聖顏子、宗聖曾子、述聖子思、亞聖孟子、文中子王通等。

在本文之〈序列〉說明了本書著作的用意，其言：

夫子此次證釋大學，其誤處自當改正，然相沿已久，世人不明其故。夫子慮或有疑，命

於正誤處詳加述明，並將原本對列互勘，使人易明。至其章節本末分，後人雖別為各章，於聖人原旨未合，但敘其次第，無庸分作幾章，使人知一貫之義。（復聖序列，頁1）

以孔子降靈臨壇校正《大學》版本，以及講明《大學》經義，可說是救世新教重新詮釋《大學》的主因。我們由上述文字可知，他們認為《禮記》中《大學》的原文本來就有問題，再加上朱子將大學分段，破壞了大學的經義，因此他們的主要用意，乃在呈現原始大學的真貌與精神。

由於他們認為世傳的《大學》問題重重，因此，《大學證釋》對於《大學》的文字以及段落安排，作了極大的改變。就全書段落大意而言，《大學證釋》分為：全書綱領、明德、親親新民、止至善、總結綱領、格物致知、誠意、正心修身、修身齊家、齊家治國、治國平天下，在原文解說之末又附講述全書大旨，共計十一大段落。

《大學證釋》修訂後的《大學》經文如下：大學之道：在明明德，在親親，在新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


以上述全書綱領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康誥曰：「克明德。」太甲曰：「顧諟天之明命。」帝典曰：「克明峻德。」皆自明也。

以上述明明德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親親為本，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；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湯之盤銘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康誥曰：「作新民。」詩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」是故，君子畏天愛民。

以上述親親新民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是故，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詩云：「邦畿千里，維民所止。」

詩云：「緝蠻黃鳥，止於丘隅。」子曰：「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詩云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」為人君，止於仁；為人臣，止於敬；為人子，止於孝；為人父，止於慈；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

以上述止至善

詩云：「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；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；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」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；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；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喧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詩云：「於戲！前王不忘。」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以上總結綱領

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：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賤惡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故諺有之曰：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」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；必也，使無訟乎！」無物不得盡其情也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本，此

謂知之至也。

以上述格物致知

註釋

(註8)「三期末劫」明清至今的民間教派所宣揚的重要理念。末劫的觀念雖承傳道教「開劫度人」末劫思想與佛教末法的觀念，然在此傳承中，又新創「三期末劫」之說，並結合佛教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。三期之說其實應與河圖相配合而論，「青」在東屬春，代表一切剛開始；「紅」則為南屬夏，一切都在蓬勃發展的狀態；「白」在西屬秋，則是萬物凋零的肅殺時期。因此「三期末劫」說明了在肅殺降劫的時期，天地即將毀滅之，天不忍玉石俱焚，故降道以救世人。此乃民間教派融合道、佛之說而開衍的末劫理念。參拙撰《民國以來民間教派大學中庸思想之研究》(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民國八十九年五月)。

(註9)西方學者史密斯 (William Cantwell Smith) 強調「聖典」不能等同於「文本」，不能單純將其抽離出宗教社群。因此研究宗教聖典是要探討某一宗教聖典在一特定

傳統中，扮演何種角色？發揮了什麼功能？起了多大程度的影響？因此若問什麼是一「聖典」，就得考究此一聖典在歷史上「做」了什麼，以及信仰者如何看待祂。具體而言，聖典研究的重心不在聖典本身，而在於使用者，「人」才是宗教的主體，有了「人」才會產生宗教意義，脫離了賦予聖典意義的主體——人，聖典將會失去其神聖的義涵，而淪為物化的「文本」。因此，信仰者如何看待經典的神聖性，方能呈現經典在教派中的意義。而《大學證釋》在民間教派中之所以被重視，亦端賴於信仰者將之置於神聖之列。史密斯 (William Cantwell Smith) 對於聖典研究的看法，參蔡彥仁先生〈What Is Scripture? A Comparative Approach (何謂聖典？一個比較觀點)〉(《新史學》八卷二期)。

(註10)關於民國以來民間教派註解大學、中庸之作，可參拙撰〈當今臺灣民間教派流通之大學中庸注釋本介紹：以民國以來為主〉(《臺北文獻》直字155期)。

(註11)引自同註1，頁200。

(續下期)